

郁 達 夫

作
品
(三)



作为现代著名小说家，五四时期著名新文学团体“创造社”的发起人之一，郁达夫在小说、诗歌、散文等方面都有令人瞩目的成就。他与郭沫若并称“孤竹二君子”，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最有才华最有民族气节的文学人物之一。

中国现代文学名家经典文库

郁达夫作品

郁达夫 著

(三)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小 说

蜃楼	(3)
她是一个弱女子	(41)
迟桂花	(128)
出奔	(159)

散 文

记耀春之殇	(189)
怀四十岁的志摩	(193)
怀鲁迅	(196)
回忆鲁迅	(197)
广州事情	(214)
在方向转换的途中	(220)
《民众》发刊词	(223)
山海关	(225)
政权和民权	(227)
说木铎少年	(229)
说模仿	(231)



杂谈七月	(233)
杭州的八月	(235)
暴力与倾向	(237)
雨	(239)
写作闲谈	(240)
“文人”	(242)
今天是九一八	(245)
病闲日记	(247)
沧州日记	(256)
自 传	(262)
雪 夜	(306)

小 说



蜃 楼

一

十二月初旬的一天晴暖的午后，沪杭特别快车误了钟点，直到两点多钟，才到杭州城站。这时候节季虽则已经进了寒冬，但江南一带的天气，还依旧是晴和可爱，所以从车站西边的栅门里走下来的许多旅客中间，有一位仿佛新自北方来的，服饰穿得很浓厚的中年绅士竟惹起了一般人的注意。他的身材瘦而且高，面貌清癯，头上带着海龙皮帽，半开半扣地披在身上的，是一件獭皮圆领的藏青大氅，随着了许多小商人，闲惰阶级的妇女男子下了车，走下天桥。走出栅门的时候，他的皮帽皮衣，就招引了一群车夫和旅馆的接客者把他团团地围住。他操的是北方口音，右手提着一个黄色大皮篋，皮篋的面上底上，贴着许多张的外国轮船公司和旅馆的招纸，一见就可以知道他是经过海陆几千里路来的。

他立在车站前面的空地上，受了这一群人的包围，几乎一时决不定主意，究竟去投哪一家旅馆好，举起左手来遮住阳光，向四面了望了一周，他才叫一位立在他右侧的车夫，拉他上西湖边上去。

正是午后杭州市民上市的时候，街上来往的行人很多很杂，他躺在车上，行过荐桥大街，心里尽在替车夫担忧，怕冲倒了那些和平懒弱的居民。斜西的太阳，晒得厉害，天上也没



有云翳，车正过青年会附近的一块地方，他觉得太暖了，随把大氅的纽扣解开，承受着自西北湖面上吹来的微风。

经过了浣纱路，要往西走向湖面上去了，车夫就问他究竟想上哪一家旅馆去？他迟疑了一会，便反问车夫，哪一家旅馆最好？车夫告诉他说：

“顶大的旅馆是西湖饭店和新新旅馆。”

“这两家旅馆中间，算哪一家好些？”

“西湖饭店不过是新开咯，两家的价钱，是差不多的。”

“那么就上西湖饭店去吧！”

在饭店门前下了车，他看看门外挂在那里的旅客一览表，知道这饭店里现在居停的客人并不多。他的孤寂的面上，不知不觉竟流露了一种很满足的表情出来。被招待进去，在一间靠西边对湖面开窗的房间里住下之后，茶房就拿了一张旅人单来叫他填写。他拿起那张单子，匆匆看了一遍，提起笔来便顺手把他的姓名籍贯年龄职业等写下了“陈逸群，北京，年三十岁，自上海来，为养病，职业无。”茶房拿了出去，走不上几步，他忽而若有所思地皱眉想了一想，就立刻叫他回来，告诉他说：

“我这一回是来西湖养病的，若把名字写出去，怕有朋友来找我，麻烦不过，最好请你别把名字写在一览表上，知道么？”他说话的神气虽则很柔和，但当他说话时候的态度，却很有威严，所以茶房只答应了一声“是”就出去了。

洗了手脸，喝了几口茶，他把西面的窗子打开，随着和风映进来的，是午后阳光里的西湖山水。西北南三面，回环着一带的青山，山上有一点一丛的别墅禅林，很静寂，很明显的缀在那里。山下的树林，木叶还没有脱尽，在浅淡之中，就写出了一片江南的冬景。长堤一道，横界在湖心，堤前的矮树，树



里的环桥，都同月下似的隐隐约约薄印在波头荡漾。湖面上有几只散漫的小艇，在那里慢慢地游行。近旁沿着湖塍，紧排着许多大小的游湖船只，大约是因为一年将尽了，游客萧条，几个划船者，拖长了颜面，仿佛都只在太阳光里，作懒噪的闲谈。他独自一个，懒懒地向窗外看了一眼，就回到床前的桌子上来，把他带来的皮篋打开来检点东西了。

皮篋里除平常更换的衣服之外，还有几册洋书，斜夹在帕拉多耳和牙膏牙刷等杂品的中间。他把一件天青的骆驼毛的棉袍拿出来换上，就把脱下来的大氅和黑羔皮的袍子，挂入东边靠墙的着衣镜柜里去。回头来又将房里桌上床上的东西整理了一下，拿了一本红色皮面的洋书，走向西边窗口坐下，正想开始阅读的时候，短促的冬日，已经贴近天竺山后的高峰，湖上的景物，也都带起日暮的浓紫色来了。

二

是上弦新月半规未满的时候，湖滨路上的行人车辆，在这黄昏影里，早已零落得同深宵一样。隔一条路的马路两旁，因为有几家戏园酒馆的原因，电灯光下，倒还呈着些须活气。市民来往的杂唤声，车铃声，间或听得出来的汽车声，混合在一处，仿佛在替杭州市民的无抵抗，不自觉的态度代鸣不平的样子。

陈逸群一个人踏着黄昏的月影，走出旅馆来，在马路上走了一回，觉得肚子有点饥饿了，就走上一条横路里的酒家去吃夜饭。

一入酒店，他就闻着了一种油炸鱼肉和陈酒的香味。自从得病以来，烟酒是应该戒绝的，但他的素来的轻生的性癖，总不能使他安然接受这医生的告诫，所以一经坐定，他就命伙计



烫了一斤陈酒。当他一个人在慢慢独酌的中间，他的瘦削的面上，渐渐地带起红色来了。他举起潮润的两只大眼，呆呆向街心空处看了一阵，眉头锁紧，唉的叹了一口气，忽而面上笼罩了一层愤怒的形容。他仿佛是在回忆什么伤心的事迹，提起拳头，向街心擎了一擎，就咚的打向桌子上来。这时候幸亏伙计不在，身旁的几张桌子上，也没有人在吃饭，向四面一看，他倒自家觉得好笑了起来。在这回忆里停留不久，他平时的冷淡的枯寂的表情，又回上他的脸来了。

一个人在异乡的酒店里的独酌，终是无聊之至，他把那一斤陈酒喝完，吃了半碗多饭，就慢慢地步出店来，在马路上绕了几个圈，无情无绪地走上了湖滨的堤路。月亮已高挂在正空的头上，湖上只蒙着一层凄冷的银纱。远远的市声，仿佛在嘲弄这天涯的孤客。湖滨的沉寂，湖上的空明，都变了铅铁，重重叠叠压上他的心来。他摇了几摇头，叹了口气，似乎再也不能忍耐了，就咬紧了上下的嘴唇，放大了脚步，带怒似的奔回到旅馆中去。

这一种孤独的悲怀，本来是写在他的面上，态度上，服饰上的，不过今宵酒后，他的悲戚似乎比平时更深了。一进旅馆，叫茶房打开了门窗，他脸也不洗一把，茶也不喝一口，就和衣横倒在床上，吁吁地很急促地在那里吐气。茶房在房里迟疑了一阵，很想和他说话，但见了他这一种情形，也不敢作声，就慢慢地退出门外去了。他的眼睛紧紧的闭着，然而从这两条密缝里偷漏出了几行热泪。他不知躺了多久，忽而把眼睛张开了。桌上两尺高的空处，有一盏红玻璃罩的电灯在那里照他的孤独。西边窗里吹进了一阵寒风，电灯摇了一摇，他也觉得有点冷了，就立起身来，走向西面的窗口去。没有把窗关上之前，他又伸长脖子，向湖面凝望了一回。他的视线扫回窗下



的时候，忽而看见了两乘人力车在马路上向北的奔跑，前面车上坐着一个年轻的妇人，后面车上，仿佛坐着一个男子。他的视线，在月光里默送了他们一程，把窗关上，回转身来见了房里的冷灰灰的桌椅，东面墙下的衣橱，和一张白洁的空床，他的客感愈深，他的呼吸也愈急促了。

背了两手，俯伏了头，在房里走来走去的绕了半天，他忽而举起头来，向他的那只黄皮篋默视了几分钟。他的两眼忽而放起光来了，把身体一跳，就很急速地将那皮篋打开，从盖子的夹袋里，取出了几封信来。这几封信的内容大小，都是一样，发信人分明是一个人，而且信封都已污损了。他翻了一封出来展读的，封面上写着“锦州大本营呈陈参谋，名内具”的几个字，字迹纤丽，谁也认得出是女子的手笔。

逸群吾友：

得你出京的信，是在陈家席上。你何以去得这样匆忙？连我这里字条儿也不来一个，你难道在怪我么？和你相交两载，自问待你也没有什么错处，你何以这一次的出京，竟这样的不念旧交，不使人知道呢？

你若知道我那一天在陈家席上的失神的态度，回来后的心里的怨愤不安，天天早晨的盼望你的来信和新闻纸的焦躁，恨不得生出两翼翅磅，飞到关外来和你们共同奋战的热情，那么我想你一定要向郭军长告个短假，假一驾飞机回到北京来和我说明白你心中堆积在那里的牢骚了。

胡子们的凶暴，奉军的罪恶，是谁也应该声讨的，你和陈家伯伯的参与反戈的计划，我在事前也已经知道。然而平时那样柔顺的你，对我是那样忠诚的你，何以这一回的出京，竟秘而不宣，不使我预先知道呢？



天天报上，只载着你们的捷讯。今早接陈家伯伯从高粱宿打来的电报，知道两三日内，大本营可移往锦州，陈家的家人送冬衣用具北来，我也托他带这一封信去，教他亲交给你。

天气寒冷，野营露宿，军队里的生活，你如何过得惯？

肉汁味精，及其他用品一包，是好几天前在哈达门里那家你我常去的洋行里买就的，还有新到的两本小说，也是在他们那里买到的。

这几天京津间谣传特甚，北京也大不安，陈家的老家人是附着国际车出去的，不晓得这封信要什么时候才能到你那里？

心里有千言万语，想写又写不出。昨天一天饭也没有吃，晚上曾做了许多恶梦。我只希望你们直捣沈阳，快回北京来再定大局。

有人来催了，就此搁笔，只希望你们，只希望你早早战胜了回来。

论孙上

他在电灯底下读了一遍，就把信纸拿上嘴上去，闭了两眼深深地吻了半天，又把这几封信狠命的向胸前一压，仿佛是在紧抱着什么东西似的，但他再睁开眼睛来看的时候，电灯光里照出来的四面的陈设，仍旧是一间客店的空房。

三

早晨醒来的时候，朝南的廊下，已经晒遍了可爱的日光。他开窗看看湖面，晴空下的山水，却是格外的和平，格外的柔



嫩，一瞬间回想起昨天晚上酒后的神情，仿佛是一场恶梦。他呆呆的向窗外看了好久，叫茶房来倒上脸水，梳洗之后，又把平时的那一种冷淡的心境恢复了。喝了几口茶，吃了一点点心，他就托茶房为他雇一只艇子去游湖。等了半天，划船的来了，他问明了路径，说定了游湖的次序，便跟了那半老的船户，走下楼来。

户外的阳光，溟濛和暖，简直把天气烘得同春天一样。沿湖的马路上，也有些车辆行人，在那里点缀这故都的残腊。堤下的连续的湖船，前后衔接，紧排着在等待游人，许多船户，游散在湖岸的近旁，此地一群，那边一队的在争抢买卖。远处有一位老妇人，且在高声叫搭客，说是要开往岳坟去的。

逸群跟了那中年船户，往南迎阳光走上埠头去，路上就遇了几次的抢买卖的袭击。他坐上船后，往西南摇动开去，将喧嚷的城市，丢在背后，看看四围的山色，看看清淡的天空，看看水边的寂静的人家，觉得自家的身体，已经是离开了现实世界了。几礼拜前的马背上的生活，炮弹的鸣声，敌军的反攻，变装的逃亡，到大连后才看见的自家的死报，在上海骤发的疾病等等，当这样晴快的早晨，又于这样和平的环境之中回忆起来，好像是很远很远，一直是几年前头的事情。他一时把杂念摒除，静听了一忽船的划子击水的清音，回头来向东北一望，灵奇的宝叔塔，直插在晴天暖日的中间，第一就映入了他的眼帘，此外又见了一层葛岭的山影和几丛沿岸的洋楼。

大约是因为年关近了，游湖的人不多的原因，他在白云庵门口上了岸，踏着苔封的石砌路进去，一直到了月下老人的祠前，终没有一个管庵的人出来招呼他。向祠的前后看了一遍，他想找出签筒来求一张签的，但找了半天，签诗签筒终于找不出来。向那玻璃架里的柔和的老人像呆看了几分钟，他忽而想



起了北京的诒孙和诒孙的男人。

“唉！这一条红线，你总拉不成了吧！”这样的在心里转了一下，他忽觉得四边的静默，可怕得很。那老人像也好像变了脸色，本来是在作微笑的老人，仿佛是摇起头来了。他急忙回转了身子，一边寻向原路走回船来，一边心里也在责备自家：

“诒孙不是已经结了婚了么？”

“诒孙的男人不是我的朋友么？”

“她不是答应我永久做她的朋友的么？”

“不该不该，真正不该！”

下了船，划向三潭印月去的途中，他的沉思的连续，还没有打断。生来是沉默的他，脸上的表情就有点冷然使人畏敬的地方，所以船户屡次想和他讲话，终于空喀了一声就完了事。他一路默坐在船上，不是听风听水，尽量地吸收湖上的烟霞，就在沉思默考，想他两年来和诒孙的关系。总而言之，诒孙还可以算得是一个理想的女子。她的活泼的精神，处处在她的动作上流露出来。对一般男人的体贴的细密，同时又不忘记她自己的主张。对于什么人，她都知道她所应取的最适当最柔美的态度。种种日常的嗜好，起居的服饰，她也知道如何的能够使她的周围的人，都不知不觉的为她所吸引。若硬要寻她的不是，那只有她的太想赢得各异性者的好感这一点。并不是逸群一个人的嫉妒，实在她对于一般男子，未免太泛爱了。善意的解释起来，这也许是她的美德，不过无论如何，由谨严的陈逸群看来，这终是女人的一个极大危险。他想起了五六个月前头，在北戴河的月下和她两人的散步，那一天晚上的紧紧的握手，但是自北戴河回来以后，他只觉得她对于她自己的男人太情热了。女人竭忠诚于自家的男人，本来是最善的行为，就是他在冷静的时候，也只在祷祝她们夫妇的和好，他自家可以老



在她们家庭里做一个常客，可是她当他的面前，对于她男人和其他各人所表示的种种爱热的动作，由抱了偏见的他看来，终于是对他的一种侮辱。这一次的从军的决心，出京前的几天的苦闷，和陆续接到她的信后的一种后悔之情，又在他的心中复活起来。他和昨天晚上在酒店里的时候一样，又捏起拳头来向船沿上狠命的打了一下。

“船户！你怎么不出点气力划一划呀？划了这么半天，怎么三潭印月都还没有到？”

他带怒声的问了，船户倒被他骇了一跳。

“先生？您不要太性急了，前面不就是三潭印月的南堤了么？”

他仰起头来看看，果然前面去船不远，有一道环堤和许多髡柳掩映在水上。太阳也将当午了，三潭印月的亭台里，寂然听不见什么人的声音。他仰天探望了一回，微微的叹了一口气，心里想了一想，“啊，这悠久的长空，这和平的冬日！”不知不觉地又回复了他平时的安逸的心情。船到了堤前的石阶边上，他吩咐船户把空船划到后面去等，就很舒徐地走上石栏桥去，看池里的假山碑石去了。

四

在三潭印月吃了一点点心，又坐船到岳庙前杏花村的时候，太阳早已西斜，他觉得很饥饿了。吃了几碗酒菜，命船户也吃了一个醉饱，他一个人就慢慢的踏出店门，走向西泠桥去。毕竟是残冬的十二月，一路上遇着的，只是几个挑年货的乡下人，平时的那些少年男女，一个也没有见到。踏着自家的影子，打鳊山别墅门前过去，他看见一湖湖水斜映着阳光，颜色是青紫的。东南岸的紫阳山城隍山上，有一层金黄的浮彩罩



着，近山顶的天空里，淡拖着一抹黄白的行云。湖中心也有几只倦游归去的湖船，然而因湖面之大，船影的渺小，并且船里坐着的游客的不多，这日斜的午后，深深地给了他一个萧条的印象。他走过了苏小的坟亭，在西泠堤上杨柳树的根前站了一忽，湖西的一带青山，在几处山坳深处，作起蓝浓的颜色来了。

进了西泠印社的小门，一路走上去，他只遇见了几个闲情阶级的游人，在石洞边上走了一回，刚想进宝塔南面的茶亭去的时候，他的冷静的心境，竟好像是晴天里起了霹雳，一霎时就大大的摇动了起来。茶亭里本坐有二三座客人在的，但是南面靠窗坐着的一个着黑缎子旗袍的女人的背影，和诒孙的形状简直是一样，双睛盯住了这女人的背影，他在门口出神呆立了一瞬间，忽而觉得二三座座上茶客的眼睛，一齐射上他的脸来了。他颊上起了红潮，想不走进去，觉得更不好意思，要是进去呢，又觉得自己是一个闯入者，生怕搅乱了里面大家的和平。很急速地在脑里盘旋回复地忖度了一下，他终于硬挺了胸腰走进去了。那窗口的女人听了他对茶房命茶的北方口音，把头掉了转来看他，他也不由自主地向她贪视了一眼。漆黑的头发，是一片向后梳上去的。皮色是半透明的乳白色，眼睛极大，瞳神黑得很。脸形长圆瘦削，颧骨不高，鼻梁是很整洁的。总体是像鹅蛋的半面，中间高突，而左右低平。嘴唇苍白，上下唇的曲线的弯度并不十分强。上面的头发，中间的瞳神，和下面的黑色旗袍，把她那张病的乳白色的面影，映衬得格外的深刻，格外的迷人。他虽则觉得不好意思，然而拿起茶碗来喝茶的时候，竟不知不觉地偷看了她好几眼。现在她又把头回转，看窗外的假山去了。看了她的背影，他又想起了诒孙。



坐在她对面的，是一位四十左右的穿洋服的绅士，嘴唇上有几根疏淡的须影，时常和她在说话，可是她回答他的时候，却总不把头掉过对他的面。茶桌是挨着南窗，她坐在西面，这一位绅士是坐在东面的。

逸群一个人坐在茶亭北面的一张空桌上，去她的座位约有一丈多远，中间隔着两张空桌。他表面上似乎在看茶亭东面窗外的树木青空，然而实际上他的注意力的全部，却只倾注在她的身上。她分明是这一位绅士的配偶，但年龄又似乎差得太多。姨太太么？是不是，她并没有姨太太的那一种轻佻的习气。父女么？又有些不对。男人对她的举止，却有几分在献媚的样子。逸群一边喝茶，一边总想象不出她的根底来。忽儿东边窗下的一座座客大声的笑了起来，逸群倒吓了一跳，注意一看，原来他们在下围棋。那女人也被这笑声所引，回转头来看了一眼。她的男人似乎对她讲了一句滑稽的话，逸群在她的侧面上看出了一个小小的笑窝，但是这是悲寂的微笑，是带病的笑容。

逸群被她迷住了。他竟忘了天涯的岁暮，忘了背后的斜阳，更忘了自己是为人在客，当然想不到门外头在那里候他等他等得不耐烦的舟子了。他几次想走想走，但终久站不起身来，一直等到她和那男子，起来从他的桌子前头经过，使他闻到了一阵海立奥屈洛泊的香气的时候，他的幻梦，方才惊醒。举目向门外他们去的方向看看，他才知道夕阳快要下山了。因为那小小的山岭，只剩了几块高处的残阳，平地上已被房屋宝塔山石等的黑影占领了去。

急忙付过茶钱，走下山来，湖面上早就铺满了冷光，只有几处湖水湖烟，还在那里酝酿暮景。三贤祠的军队，吹出了一段凄冷的喇叭，似在促他归去的样儿，他在门外长堤路上站立